

# 行半步



张承志 著

# 行半步

张承恩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十三年行半步 / 张承志著. --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18.9

ISBN 978-7-225-05654-8

I. ①三… II. ①张…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22327号

责任编辑 戴发望 梁建强

装帧设计 杨敬华

## 三十三年行半步

张承志 著

---

出 版 人 樊原成

出版发行 青海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西宁市五四西路71号 邮政编码: 810023 电话: (0971) 6143426 (总编室)

发行热线 (0971) 6143516 / 6137730

网 址 <http://www.qhrmcbs.com>

印 刷 陕西龙山海天艺术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mm × 1010 mm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260 千

版 次 2018年11月第1版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5-05654-8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录

|                 |       |
|-----------------|-------|
| 从伶仃洋到扬子江        | / 1   |
| 那一年的白灾雪原        | / 33  |
| 达林太的色赫腾         | / 42  |
| 《汗乌拉》与《红叶作纸》编后记 | / 51  |
| 挚友之一            | / 55  |
| 珍藏之一            | / 57  |
| 秦凤桐墓            | / 63  |
| 马启芳             | / 69  |
| 左 手             | / 73  |
| 造句不工            | / 77  |
| 日文版《北方的河》后记自译   | / 81  |
| 虚幻的映像和梦想的革命     | / 83  |
| 把 手             | / 89  |
| 人的魅力            | / 95  |
| 空空两手的语言         | / 98  |
| 致评论家            | / 102 |
| 往事迭印            | / 105 |

|             |       |
|-------------|-------|
| 独奏的石头       | / 111 |
| 一点一滴        | / 121 |
| 蒙面的堂吉诃德     | / 131 |
| 鞑靼海峡        | / 141 |
| 五十年重读白求恩    | / 154 |
| 烈士的谦卑       | / 164 |
| 遗恨与尊严       | / 170 |
| 呀，努尔        | / 184 |
| 镜中花         | / 191 |
| 乌民说字        | / 220 |
| 轻轻地触碰       | / 229 |
| 英特纳雄纳尔一定要实现 | / 253 |
| 三十三年行半步     | / 280 |
| 大坂下致读者（编后记） | / 289 |

## 从伶仃洋到扬子江

### (一) 一句歌

我没有想到，曾在离汉口一步之遥的盘龙城发掘过半年之久的我，曾在汉口和九头鸟们一起从背后从侧面扒上公交车的我——那时根本没有想到在这座城市里，居然有这么大的一块租界。

我就那样离开了武汉。把商代的盘龙城、楚国的纪南城当做湖北的印象，顺着刚开通的焦枝铁路，离开了湖北更离开了汉口，不久从历史系毕了业。

1980年我第一次去日本，听到的第一个日本歌手是佐田雅志<sup>①</sup>。

他有一首歌，题目有些怪，叫做《弗莱迪或者三教街，在俄国教堂》(フレディーもしくは三教街、ロシア教会で)。

把歌子写得如同短篇小说，是佐田的厉害之处。文学性在那首歌里洋溢，

---

① 他只使用日文假名さだまさし作艺名。中国常用的汉文译名，未经确认。

叙述了一个少女与一个欧洲人的恋爱悲剧。第一回听过，有一句歌词就过耳不忘——“和你相遇是在汉口”。

弗莱迪，和你相遇，是在汉口

在沿着扬子江的江畔路上，你叫住了人力车夫

弗莱迪，和你初次去过的餐馆

穿过三教街，到法国租界去约会

还记得那时，我最喜欢的，三教街的蛋糕店么

“海泽尔伍德”的老人，怎么有那么深的蓝眼睛

他总是叼着烟斗，在安乐椅上，翻开报纸……

我多少有些震惊。“穿过三教街，到法国租界去”？我一点儿都不知道！

我不禁想起毛主席说过的“学习历史主要是学近代史，否则一亿年后怎么办”——不是一句空话。我为我这发掘盘龙城的考古队员居然不知几十公里外的汉口曾有过近代史的租界，不能心安。

这个心思悄悄保留了下来。

不用说，以后我不止一次又听过佐田雅志（さだまさし）的歌。对他唱到的汉口，我开始留意一分。

——早晚，我想，只要再去汉口，我要把这些都弄清楚。

去南方！一个召唤在心里喊着。

弄清楚它非得绕一个大圈子。就像鸦片战争，要讲第二次先得从第一次说一样。我要一节节补课，抵达近代史的南方。

先在心里存下汉口。我牢牢瞄准的，是香港。没错，就是它，那座靠鸦片奠基、至今鸦片味儿不散的城市。

## (二) 虎门

中国人，一辈子里，香港总要去一次。

从小背诵了那么多废话而没有记住至关重要的近代史年表，上过大学考古系挖过那么多古城墓葬也没想起来挖一铲子屈辱近代的遗迹——混迹知识分子，其实脑袋空空，我对香港一无所知。

打算去了，我沉吟着。我预感，发掘是无望的。

香港人，我断定，没有几个愿意帮你抬哪怕一簸箕土。

但是，随着对世界的知识一天天增加；不，是世界强加于人的认识，它混合着从阿富汗到也门、从伊拉克到索马里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强制塞入每个人的耳朵。西方为了它神圣的秩序，把地球的一半都推入了熊熊孽火。香港是这种秩序的象征之一。身处如此历史的时点，我对香港的兴趣，渐渐不可遏制。

我的脚仿佛已经溅上海水的飞沫，我的眼睛已经看见它前后的广州湾、伶仃洋、马六甲、新加坡。我开始了解港口的类型，岛屿的位置。从摩洛哥到秘鲁，我已经观察过几块殖民主义兴衰的土地。我对比过哈瓦那——拉丁美洲的香港。我到处邂逅了反对殖民主义的思想，从黑皮肤的弗朗茨·法农，到阿拉伯的穆罕默德·阿布笃，从日本亚细亚主义者“突破白种殖民主义”的言说，到孙中山“亚洲民族联合起来”的呼吁。

阅读中遇到过林则徐留下的两句诗。它使我心中一怔：“我无长策驱虏氛，愧说楼船练水军。”这是他离开广州回首虎门，走上充军新疆的长途时，留下的两句。

也许就是这两句诗，预先打消了我的浮躁。它不意露出了一丝心事，我一眼窥见了烈士的意气。我暗想自己不能随着滚滚游客，也去排队瞻仰鸦片贩子的豪宅，我要先去虎门：殖民主义恶魔已经蛮横地敲门、一个古国不得已实行近海防御的地点。

这两句，透露了由于殖民主义驾着军舰骄横征服，抵抗者的海军也正显雏形。海军，海军，唯它是决胜武器。人们不知是否意识到，林则徐不仅是一个挺身而出的爱国者，而且是一个视野宽阔的统帅。如果没有“皇上”——这中国唯一无二的当权者、这中国独一不偶的汉奸，林则徐日夜赶造的海军未必一定失败。

但林则徐命定导演大悲剧。因为他顶戴的国王就是叛国者。他奋斗，失败，留下了闪烁魅力的个人故事，最后退出了海洋前线。

第一站是虎门。

若去香港，先到虎门——这是我的计划。无疑不易深入，所以地理的感觉是基础。对远离古代的我们，地理的感觉，或许是抓住潜没历史的绳子。

我想感觉一下古代中国人对海洋的思路。从广州向着海，沿珠江的流向，先过黄埔，再出虎门，接着哪怕眺望一眼著名的、文天祥的伶仃洋。同时我也想从外海体会，捉摸那些从马六甲远来的商人、从印度满载了鸦片的巨船、从英国开来的三十二艘军舰与补给船的思路。像它们一样，先停澳门，再靠香港。



■威远炮台全景

三次来过广州，只有这次才看清了它的平面。

一面浏览一面不由感叹。我为林则徐，还有当年广东军民的决意和苦心，

深深感动了。

在虎门我想起了萨英战争。我用二十年后（1863）日本萨摩藩在鹿儿岛湾抗击英国舰队的故事，比较和理解虎门。

比起鹿儿岛，大国风度的虎门防御令人瞠目：威远炮台虎踞左岸，长长的永久性工事里，一门门巨炮虎视眈眈，对准珠江—伶仃洋航道。它的左右前后，下横档炮台、上横档炮台、靖远炮台、镇远炮台、南山顶炮台，还有鼎足支撑的沙角炮台、大角炮台……数不胜数。虽然不是铜浇铁铸，但三合土硬如石，炮群的细节无法计算。

估计在整个虎门，清军部署了近千门大炮。在横档岛和虎门间的水道上，还有截断航路的铁链、堵塞河道的木排。

——嘲笑林则徐和当年清军意识落后的观点，是愚蠢的。拦海铁链并非像精英们嘲笑的那么可笑。日本萨摩藩在鹿儿岛湾也使用了拦海战术，差一点把英国舰队逼入死角全歼。

在虎门的鸦片战争纪念馆，能看到一幅珍贵的图片。那是一艘林则徐把美国商船改造成的军舰。应该说，那是中国海军史上第一艘真正意义上的军舰。



在中國近代，林則徐最先提出建設近代海軍的設想。他通過美國商人購得英商船“甘米力治”號，改裝成載有34門英制大炮的“中國海軍中最早的外國造軍艦”。  
Lin Zexu was the first in the 19th century to propose establishing a true modern naval force of China. He bought an English merchant vessel through American dealers and modified it into the “first imported warship in Chinese Navy,” loaded with 34 British-made cannons.

英商船“甘米力治”號  
English merchant vessel of Cambridge

■林则徐用外国商船改装的第一艘军舰

林则徐依靠广州民间、动员民兵的全民战思想，他紧急改造外国商船为军舰、以海军抗敌于外海的思想，是先进的军事思想。

萨摩藩的运气令人艳羡。八十门炮和樱岛海峡的走向宽窄，竟然使英国舰队的优势一瞬顿失。虽然舰炮把鹿儿岛炸成了火海，但是舰队却险些被逼入密布水雷的“冲小岛”死角。而虎门的水面太宽阔了，侵略者的军舰有周旋的余地，自卫者的岸炮却打不了那么远……

如果道光皇帝和中华大国能够坚持给林则徐以支持，新建的军舰会在外伶仃洋开辟海战，广东强悍的民风也会在所有津浦岛岸被动员。萨摩藩能把英国舰队打跑，中国也没有不能的道理。

不，道光皇帝是第一个投降者。在他的龙袍背后，援军磨蹭着不来，奸臣却狞笑着来了。

虎门的炮台没有失败，紧接的失败在天津大沽口发生。颁旨下令失败的，正是独夫一人却生杀全握的道光皇帝。他发觉事情危及了他的“核心利益”，



■从下横档炮台望威远

独裁就要被战火殃及，于是猛地刹车扳舵。

一语既出，四海噤声——天朝大国的中华，从此忙不迭地赔银子、拆炮台、解散非法民兵。接着，换上乖巧的小人，查办中华的赤子。

后来事，人人知。忠良被问罪，炮台被拆毁，抵抗被否决，仇敌被美化——鸦片战争以鸦片贩子的完胜落幕，中国进入了自污与受辱的新纪元。

我搭上广东人挣钱的小舢板，渡过半条珠江，登上了下横档岛。

就连这小岛上也是工事纵横。三合土加沙石铸成的地下隧道四通八达，半圆形的炮孔里一尊尊大炮对准珠江航道。望着一旁的上横档岛不免有些遗憾，那里的工事更丰富，宛如一座小威远。但上横档岛是虎门大桥的基础，不消说反恐维稳，现在严禁登岛。

受鸦片战争刺激最深的，不是中国而是日本。

日本咀嚼琢磨了鸦片海战的细节，二十年后在樱岛和冲小岛之间，埋伏了一个给英国舰队的陷阱。没准他们是受了横档岛的启发？我暗想。日俄战争时，日本就是参考美国在古巴圣地亚哥封锁港口的战例，沉船封锁旅顺口，然后取胜的。

若想把威远左右的炮台遗址全部浏览，如果还想把江右珠海一侧的炮台也大致走走，最少需要十天时间。

这次不可能了……

没有真正细致的指南。当地人语焉不清，我放弃了寻找桥那边的“义冢”。不用说我没有抵达镇远、南山顶，还有蛇头湾炮台。既然我对虎门还不甚了了，那么对鸦片战争肯定也远没有捉摸透彻。

我只能——透过下横档岛上的拱洞，远眺虎门形势。

再坐小舢板渡海回到虎门。我顺着大桥爬上威远上方的工事。虽然已经从考古退伍，但我知道它被大桥腰斩的故事。国家工程一开，文物只能妥协：架起一个铁板棚子，铁板上薄薄敷一层土，再草草砌几座清军的营房土垣。大桥从棚子下通过，隆隆的车流，震撼着上面浸透士卒鲜血的遗址。

虎门，它是江又是海——转目南望，前方就是外海伶仃洋。

澳门近在咫尺，香港也露出一角。

烈士们浴血奋战，背后没有祖国的援军。他们不仅战到最后一卒，甚至战到最后一匹马。沙角炮台立着殉死的战马雕像，诉说着那一刻的惨烈。

雾霾散尽，浮起的是林则徐那大将内敛的诗句：

我无长策驱虏氛，

愧说楼船练水军。

### (三) 淇澳岛

登上淇澳岛，是为了抵达伶仃洋。由于文天祥那首脍炙人口的诗，我一直想象着也向往着伶仃洋。这一次真的抵近了珠江口，就能琢磨伶仃洋了。

像虎门上横档岛禁止上岸一样，出虎门向南、坐落在江海之心的内伶仃岛，也禁止百姓登岛。

那我就在淇澳岛上眺望。在淇澳岛几天只有一个念头：眺望伶仃岛——体制外的身份，逼迫着旅行的质量。

处处设限，人怎能达到收获呢？

所谓孤旅，一靠胆识与知识，二靠现地的感性。一旦上路，全部感官和所有修养要立即张开触角。这一次，既然“殖民地无信息”，我就把目标定在理解地理之上。

内伶仃，外伶仃，伶仃洋，伶仃岛，这不吉的海上地名！

从珠江口到外海——鸦片趸船在暗夜黑影里停泊的伶仃诸岛，文天祥被俘林则徐兴叹的丝绸海路，买办吵嚷叫卖鸦片百姓拥挤懵懂的珠江口，关天培炮弹不能覆盖、敌舰却得以回旋的伶仃洋——明白这一点，要顶着烈日，

努力地走和想。若打算弄清楚那一段人、物、国、事的历史，先要看明白这一片江、海、岛、门的地理。

在淇澳岛的中心，有一个热闹的小集镇。我喜欢在里面挤来挤去，在妇女摊子的板凳上坐一会，再摸着生锈的大炮望一阵。民风淳朴，渔民的蹦蹦车很便宜。这样去了岛上的主要角落，也看见了隐没海天的内伶仃岛。

渔民们摆开摊子，卖腌好的大鱼。拥挤的海货摊子，紧靠着一个炮台。三合土的低墙上，铸造的铁炮对准大海。真的，铁炮就在咸鱼背后矗立！

集镇入口有个石头牌坊，刻着一副口气豪爽的对联：

英军寻死路丢盔弃甲败兵逃

淇澳未沦亡拔剑请缨同杀敌



■ 淇澳岛

当时，鸦片船在虎门外左右停泊，如海上群狼馋涎欲滴盯着广州。趸船——英国人的海上鸦片仓库，就停泊在淇澳、内伶仃、大屿山一线。

海上的入侵，需要港外的踏板敷石。为了踩稳脚，虎门下方的这些岛屿，被东印度公司瞄准了。

于是，1833年10月淇澳岛发生了“夷人偷牛”事件，数十名英国水手寻到村内打架。因为岛要先占，所以要给岛民点颜色。

不想岛民一旦为了祖宗家乡，立即变得强悍无比。他们居然炮轰人打，淇澳岛骤然变作堡垒。洋人逃跑，还绑架了一个岛民又开枪打死另一个——以上的肇事过程，是东印度公司时代殖民主义的海外侵略模式。

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八年发生的淇澳岛事件，是一个大事件的前兆，也是一次民族精神被阉割前的昂扬。

淇澳岛的民众喜气洋洋。他们快活地说，英国鬼被打得夹着尾巴逃跑喽，还给我淇澳赔了款。这条白石街，就是用鸦片贩子的赔款修筑的。他们说，老乡哟，这是鸦片战争时中国人打胜的唯一地方！

地方的学者咬文嚼字，说还没找到文献对证。但我想，广东一线以宗族与结社关系构成内部的、广东民间一再展示的硬悍民风，让我们更理解了林则徐动员民间力量的原因。

白石街伸延出去，曲折有致。两侧的民居清洁典雅，座座连接起风情的集镇。街的入口有一座上溯宋代的祖庙，暗示着理解南方的思路。

坐着蹦蹦车，我们到了岛上各个岿岿。冬季的伶仃洋弥漫着一层雾气。但它毕竟懂得我们的悲愿：终于它半开纱幔，让我清楚地看见了——锁住江海交界的内伶仃岛。

文天祥在外海被俘，就顺着我眼前的航道，帆蓬囚船，被押解着一路逆水北上大都。我曾经连续三年下江西，为着去南方修学。记得沿赣江南下那天，我竭力想看一眼“惶恐滩头”，但是滩被炸掉了，赣水上空余地名。

“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是的——地理与文学巧夺天工的对仗，只属于真敢献身的诗人。

此刻，雾里的内伶仃岛远远蹲踞着，如一块分开珠江与南海的界石。

转过头来——澳门只剩一步之遥。

## (四) 澳门

决定去澳门以后，我们曾向一位在澳门任教的、葡萄牙语和澳门问题专家李老师请教。刚巧在进澳门之前收到了他的邮件：

……提醒你们一下，当你们在珠海出境进入澳门时，不要忘记参观一下关闸的西式拱门，那是目前澳门唯一带有明显殖民主义标志的纪念物，但华人很少了解这座拱门的意义。

这座拱门是历史上大陆同澳门的分界。现位于边检澳门一侧。你们先通过拱北边检大楼出境，接着步行百多米到澳门边检大楼入境。走出澳门边检大楼，便能看到一座巴黎凯旋门式样的黄色拱门。当然比凯旋门要小得多。注意拱门上的碑刻文字以及门楣上的文字，你们学过西班牙语，应该了解文字的意思。还有面向澳门方向墙壁上的徽记，最好照些照片。然后我再慢慢向你们解释。

之所以告诉你们这件事，是因为你们将来从澳门码头出境去香港，不再返回珠海，不可能再看到拱门了。这个葡萄牙人建的建筑物记录了中国一段屈辱的历史。然而很少有人了解这段历史，亦不关心，澳门政府把它当做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拨出重金予以维护。华人亦争相伸出代表 V 字的手指微笑着在它面前照相留影。至于其他的，等你们来了再详细介绍。李

李老师这一细致的指点，是对全部澳门问题的点睛。

我们当然按他的指导，出了澳门的“关”后赶紧去看“门”。

看“门”之前，我对“关”疑虑未解。我刚过的，是海关？是边界？或国境？如果不是，为什么给中国人一年只许一次、而且一次只有七天的“签证”？既然是“一国”，对一国之民的国内旅行怎么只许一次七天？为什么葡人澳人甚至美国军舰都有“天生的旅行”权利和“自由航行”的国际法，而中国人却只能“自由航行”七天？

不管它，挤过一群喊声震天的大妈旅游团，先把那个门拍照。

解释到了澳门听李老师讲。先列出门上的字：

这座黄门的正面，有左右两年号、右左两徽章、上横一标语。门洞两侧有同样一个年号。

我们只看懂了年号。左：1849年8月22日，右：1849年8月25日，左右差三天。门洞两侧的年号是：1870年8月22日。徽章呢，只看出左边是一个船锚，右边有两个炮。

标语是葡萄牙文（LA PATRIA HONRAI QUE A PATRIA VOS CONTEMPLA），我猜得出的就是一个词，“为祖国……，祖国在……”



■澳门边检大楼旁的黄色拱门

等见了李老师再细问。我们拍了照，进入了澳门。

#### a— 码头

到了澳门后第一件事，是寻找旧日的鸦片码头。

我想看见一只鸦片船……至少想看它的锚地，我想目击一个从印度满载毒品穿过马六甲海峡对准广州的英国毒贩子，想追着踏上他的码头。舟去锚位在，哪怕他拔了锚，我想从海水里嗅出味道。